韓非子二

□-12
484
962

□ 13
484
62

484
12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277
8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

支那所錢有哺

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開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强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强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

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
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
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
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
嬖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
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
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褊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
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
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
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
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
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
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
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
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
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
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
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

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間禍端而不備澆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堵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

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朝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

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
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
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
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
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固禁制刑罰人臣擅
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
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
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
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
以有劫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
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
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
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
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
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
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

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毋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

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

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
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
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
卹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
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
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
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
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
而已矣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

爲道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
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
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
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
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慮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

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斧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

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蠻觀愷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貪虎受阿謗而輸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踰兵而南則鄆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

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詐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

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
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
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
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
法荆綦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綦王傷酣戰而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巵酒而進之子反爲
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
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綦王欲復戰而謀
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綦王駕而往視之入幄

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
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
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
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
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
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
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
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
鄰及法慢妄子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

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

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貢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强諫

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

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
畜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
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
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
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
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
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
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董慎行校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
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
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
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
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
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

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眾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眾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爲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

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

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
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
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
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
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
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
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
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

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
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
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
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
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
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
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

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
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
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
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
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
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
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
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眾人之不能至
於其所欲至故曰迷眾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
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
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
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
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
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
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

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

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未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

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

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

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
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
夫內無痤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
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崇也
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
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
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
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
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
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
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
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
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
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

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

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
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
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
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
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
除也晉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
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
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
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
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
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
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
以相薄物有理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
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
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

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
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
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
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
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
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
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
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
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

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
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
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
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
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
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
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

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
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
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
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
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
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
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
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
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
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
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
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
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
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
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虛

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
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
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
之心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
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
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
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
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
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

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
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
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
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
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
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
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
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

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
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
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
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
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
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
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
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
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
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
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
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
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
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
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衞之也事必萬全而

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

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
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
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
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
眞者愼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
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
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
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

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
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
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董慎行校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胄生蟣虱鷹雀
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
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
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
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

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閒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

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

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

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
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
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
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
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句踐入宦於吳
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
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强
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
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
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
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
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
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僇之故知者不
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
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頵血流至于地而不
知鄭人聞之曰頵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
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
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
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
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
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
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
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
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
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
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
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
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
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

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曾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
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
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
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
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
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
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
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
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
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爲亂
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
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
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
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
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

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

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杖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

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爲交
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
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
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
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
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

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
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
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

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
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
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
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
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
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
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
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
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
畏上雖然不如公子貪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
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
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
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巴西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

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

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矣已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

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
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
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
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
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
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
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
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
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
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
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自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
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詔

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董慎行校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觀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踆

肩而腫膝夫蹏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蹏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賣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

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貴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

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撥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笑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盧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毋而食之堯臘人乃弗殺

蟲有就者或作蚘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璧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垔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

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
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
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
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賜也能
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
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
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
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
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
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
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
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
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
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

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

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蹙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

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開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

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

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

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

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
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
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
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
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
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
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
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
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
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
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
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
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
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
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
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

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

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偪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遺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

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
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
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
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
邪羿巧於失廢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
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
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
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
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
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
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
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特怯
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
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
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
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
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殼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

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僇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

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曰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
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
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
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
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
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
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孳毒故姦人服
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羿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

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
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
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憂而
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
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
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
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
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
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
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
不趣而自勸四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
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
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
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
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

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金輕錙銖重
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
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
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
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
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
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
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
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

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

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撲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

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墨而正
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
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
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
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
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
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
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
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
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董愼行校